

本书受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项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资助



从话语视角透视 俄罗斯民族性格



赵春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受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项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资助



从话语视角透视 俄罗斯民族性格



赵春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话语视角透视俄罗斯民族性格/ 赵春晶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6 重印

ISBN 978-7-5660-1086-5

I. ①从… II. ①赵… III. ①俄语—话语语言学—关系—民族性—研究—俄罗斯 IV. ①H35②C955.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5739 号

从话语视角透视俄罗斯民族性格

作 者 赵春晶

责任编辑 白立元

封面设计 白 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086-5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该民族所普遍共有的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该民族而不是他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各民族的行为方式都是在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这种特性背后所隐含的恰恰是该民族精神层面最为本质的民族性格，诸如思维模式、传统价值观等。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也是特定的文化、自然环境、宗教、哲学思想的产物。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各异，社会环境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民族性格。同时，各民族在发展、演进中又相互渗透、融合，异中有同，使各民族性格又具有共同点，借此成为各民族互动、共进、互补的基础。

在经济文化交流疾速发展的今天，俄罗斯作为一个特征鲜明而又拥有强大潜力的国家，在各个领域迅速崛起。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的气场会渗入世界各个领域并影响这些领域的发展。俄罗斯和中国互为最大的邻国，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都视彼此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和主要优先合作伙伴。对中国来说，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与这样一个民族长久友好相处，就必须清楚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及行为方式。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又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亚洲民族，这个民族是欧亚民族的结合，具有两重性，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独特之处。

有关“俄罗斯性格”这个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许多国外著名学者关于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性格的著作，如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恰达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文库·箴言集》（刘文飞译）、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的《解读俄罗斯》（吴晓都、季志业等译）、美国外交官耶鲁·瑞奇蒙德的《解读俄罗斯人》（郭武文译）等等。这说明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研究。

中国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刘文飞的《情绪化：俄罗斯的民族性格》，陈树林的《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命运》，靳会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雷永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辩论》，彭文钊的《俄罗斯团契概念的语言文化学分析》，杨洁、李传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等等。

中国人撰写的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精神的著作日渐增多，而且研究的水平逐渐提高。例如王宪举的《俄罗斯人性格探秘》（当代世界出版社），王宇博的《骁勇俄国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宋瑞芝的《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张昊琦的《俄罗斯精神》（当代世界出版社），张冰的《透视俄罗斯》（山东人民出版社），吴克礼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张建华的《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罗斯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朱达秋、周力的《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季志业、冯玉军的《一波三折俄罗斯人》（时事出版社），等等。

自2010年以来，笔者对俄罗斯民族性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读了俄罗斯专家学者有关俄罗斯人性格的书籍和文章，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的命运》，利哈乔夫的《解读俄罗斯》和《俄罗斯思考》，塔季扬娜·切斯诺科娃的《删除俄罗斯吗？》，等等，同时还阅读了俄文版的《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Бердяев Н. А.），《Рус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архетип: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и》（Вьюнов Ю. А.），《Прир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Джандильдин 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Психоло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Платонов Ю. П.），《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характер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прошлом》(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等图书。

在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中,笔者研读了刘文飞的《情绪化: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人性格》,杨洁、李传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陈树林的《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命运》,靳会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中的宗教信仰因素》,王宪举的《俄罗斯人性格探秘》,张冰的《透视俄罗斯》,张建华的《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罗斯到苏联的神话》等等,他们的文章给了我启迪和借鉴,加深了我的认识。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研究大都基于国情学或国情文化学的角度,而从话语视角的研究在国内外尚不多见,或偶有涉及,也是浅尝辄止。因此笔者尝试从这一角度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和描述、分析,以弥补本领域研究之不足。

作为民族的象征,语言必然能够展现这个民族的某种精神或性格。研究表明,这种展现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首先,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它是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或者说语言是某个地域上生活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工具,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道德价值和政治观念等社会要素的制约,是不能脱离社会独立、自由发展的,所以它必然带有创造它的人们的主观印记,而这些主观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所以语言本身就能体现民族性格,但是这一途径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把语言展现民族性格的第二种途径作为研究重点,即把语言视为文化的载体,也就是话语体现民族性格。因为语言是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活化石”,是民族的重要属性及本质特征,是该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主要表征。从这一方面来讲,语言属于文化范畴,它一方面隶属于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外,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发展的工具。人类正是由于有了语言,才创造出了如此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同时又把自己生活的全部痕迹保存在本民族的语言中,使本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下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语言就是文化本身,因为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就是文化的内容。而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语言、

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都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气质性格都可以通过语言展现出来。因此，离开特定民族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特点。

而之所以把语言作为文化载体这一途径叫作“话语视角”，是因为笔者认为语言应遵循“三分”的原则，即语言应细分为“语言”“言语”和“话语”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这一符号体系进行交际的行为，有三个必要条件，即功能正常的言语器官、掌握某种语言和能表达一定的思想；话语就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行为的产物，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搞清楚了语言、言语及话语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的书名定为《从话语视角透视俄罗斯民族性格》，而非语言视角或言语视角，因为我们是要通过言语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言语作品来分析俄罗斯民族性格。

现代哲学已经把语言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古代哲学关注的主要是“存在”问题，近代哲学关注的主要是“认识”问题，那么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代哲学关注的主要是“语言”问题，“语言学的转向”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各哲学流派研究的角度、层面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却给我们这样一个相同的启示，语言不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还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们不能思我们不能思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能说不能思的东西。”可见，思想与表达是一体的，这个统一体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话语，话语是一个民族性格的载体，也体现了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因此对话语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话语”的源学科是语言学。当代话语理论根源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国内学术界对“话语”的运用，主要在语言学领域、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因此话语理论呈现出学科融合的趋势。本书就是以话语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俄罗斯人话语的分析，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综合研究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

而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话语分类十分复杂，其中由于口头口语记录上的难度，现有的记录俄罗斯人口头口语的资料从数量和内容覆盖的范围上，都不足以用来研究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因此对这一部分，我们不做研究。笔头书面语中书面科技语体是对事物进行的科学性的阐述，客观、公正、准确是对它的基本要求，因此它也不能反映民族性格，而公文事务语体，新闻报刊语体特别是文学语体都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体现民族性格，因此它们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其中尤以文学语体中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成语等为主。

本书共分为八个章节。在第一章里阐释了语言、言语和话语的基本概念区分，进而说明了民族性格与语言的关系，并综合了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掌握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解决很多问题，小到普通百姓间的交往，大到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

在第二章，主要以俄语为例，从语言本身以及视语言为文化载体（即话语视角）两方面来说明它是如何体现民族性格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通常认为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构成，当然掌握文字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章我们分别从语言的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等角度来研究它们是如何体现中俄两国的民族性格的。而体现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话语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行为的产物，常被称之为言语作品，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仅以比较典型和常见的话语形式，即经典文学作品、童话故事、成语为例，来探讨话语是如何体现民族性格的。

在第三章，归纳了宗教性、团契性、极端矛盾性、情绪化、尚武和忍耐性等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点，并着重分析了遗传、地理自然环境、宗教、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机制。

在第四章，探讨了宗教性在话语中的体现。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即便是在 988 年接受东正教后，多神教也没有彻底退出俄罗斯的宗教舞台，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影响一直保留至今。可以说宗教是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整个发展史的，因此它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影响

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俄语话语中。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从成语、文学作品，诗歌三种话语形式来分析其所体现的宗教性。

在第五章，探讨了尚武性格在话语中的体现。俄罗斯是一个战斗的民族，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必然锻造了俄罗斯民族崇尚武力、热衷于扩张的民族性格。而本书中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不仅表现在对战争的热衷，还表现为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对英雄的崇拜等方面，而这些性格特点都体现在俄罗斯人的话语中，本章中我们从成语、文学作品，诗歌和童话故事等话语形式来分析其所体现的尚武性格。

在第六章，探讨了团契性特征在话语中的体现。团契性就是人们基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为某种共同的目的，以自愿为原则，在友爱的前提条件下结合在一起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团契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俄罗斯的村社制度、集体农庄和民族凝聚力上。团契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点，在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而它的形成是受到自然地理因素、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东正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章里我们从成语和民歌等话语形式来分析其所体现的团契性。

在第七章，着重研究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在行为中的体现，因为行为方式是由性格决定的，没有某种性格，就不会有该性格的特征，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行为方式；性格及其特征又是通过行为方式来展现，从人的行为方式可以看出性格特征，从而判断其性格。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由于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其文化氛围和习俗传统也基本相同，成员的个体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中会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就形成了社会全体成员某些行为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背后所隐含的恰恰是该民族的民族性格，如思维模式、传统价值观等。本章所关注的主要行为有情绪化的行为、酷爱饮酒、排队行为、崇尚艺术、勤于阅读和金钱观，并从这些行为中透视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同时，对于能从话语视角透视出行为方式的也给予了分析。

在结语部分，笔者梳理了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价值观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以总结研究民族性格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以此来结束本书。

本书虽就上述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描述和分析，但由于受作者学识、

时间等条件的限制。该书对有关语料的列举还不够全面，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刻画还不够细致，对所列案例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因此本书肯定有不少错误和疏漏，恳请广大专家、学者及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批评指正。

在本书付梓之际。笔者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使本研究忝列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编号：YETP1303）之中。从2013年批准立项，到今天终于交出最终研究成果，笔者要感谢我的导师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 О. А. Лаптева 教授、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教授，是他们在莫斯科用近6年的时间，亲手将我引入俄罗斯学科研之门。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前院长史铁强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娜教授、安利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田秀坤教授等，他们以学者的风范、长者的耐心，长期给我以扶持，对我此次科研工作予以了帮助、支持，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笔者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本书研究和写作的坚强后盾，协助我检索了许多文献，细心研读了部分书稿，更正了许多打印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此书的问世。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刘金芳、孙吉，她们协助我收集了部分中文资料，翻译了部分俄语参考文献。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们，他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本书增色颇多。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参考了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书籍、资料以及有关网络资料，在此向这些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赵春晶

2015年8月于北京中关村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语言、言语和话语	(1)
1.2 民族性格与语言的关系	(8)
1.3 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关系	(12)
第二章 语言体现民族性格	(19)
2.1 语言本身体现民族性格	(19)
2.2 话语体现民族性格	(25)
第三章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及成因	(29)
3.1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点	(29)
3.2 遗传因素的影响	(41)
3.3 地理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45)
3.4 宗教因素的影响	(53)
3.5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59)

第四章 宗教性在话语中的体现	(79)
4.1 成语中的宗教性	(82)
4.2 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性	(102)
4.3 诗歌中的宗教性	(114)
第五章 尚武性格在话语中的体现	(122)
5.1 文学作品中的尚武性格	(123)
5.2 成语中的尚武性格	(125)
5.3 诗歌中的尚武性格	(132)
5.4 童话故事中的尚武性格	(142)
第六章 团契性在话语中的体现	(146)
6.1 成语中的团契性	(147)
6.2 民歌中的团契性	(152)
第七章 俄罗斯民族性格在行为中的体现	(157)
7.1 情绪化的行为	(159)
7.2 酷爱饮酒	(166)
7.3 排队行为	(177)
7.4 崇尚艺术	(182)
7.5 勤于阅读	(192)
7.6 金钱观	(199)
结 语	(207)
参考书目	(222)

绪 论

1.1 语言、言语和话语

我们经常见到语言、言语和话语这三个术语，对于它们的含义，语言学界还存在着分歧，对它们的理解不一，这涉及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对语言、言语和话语这三个术语稍加阐释，以说明为何本书的题目是《从话语视角透视俄罗斯民族性格》。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是在 1916 年由索绪尔的学生和同事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提出来的。在这本书中，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做了区分，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界基本是一致的，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他认为，“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它是个人被动记录下来的产物，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

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存在”（索绪尔，1996：35）。“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记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东西，而且是储存在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cdots=1$ （集体模型）。”（索绪尔，1996：41）

索绪尔首先提出需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他认为，“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1996：30）。“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个人思想的组合；（2）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索绪尔，1996：35）他认为，凡从说话者的联想中枢到听者的耳朵的一切，都属于主动部分，凡主动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执行的部分，执行的主体永远不是集体，而是由个人进行的。个人必须通过一个见习期的积累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它，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管它叫言语。（索绪尔，1996）因此，索绪尔认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索绪尔，1996：35）。

对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方光焘先生认为，索绪尔取消了语言的物质性，并没有注意一般和个别的统一，把一般和个别完全对立起来了。方光焘先生认为，不能承认有个人的言语存在，不能把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对立起来。（方光焘，1997）这种一方面赞同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把语言 and 言语在社会性的问题上对立起来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语言学界是较为普遍的，而且现在看来，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论述也是含混的，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语言有时指的是言语的工具，有时又指言语的产物；而言语有时指的是言语行为或言语活动，有时又指的是语言作品即话语。

我国语言学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也曾就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及内涵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形成以下四种观点:

(1) 认为言语是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即言语行为,和通过运用所形成的“言语作品”以及可能形成的特殊的表达形式的系统(言语方言),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

(2) 把言语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言语包括言语活动、言语过程和言语作品,狭义的言语是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语言和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3) 认为言语是人们使用语言的产物,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原材料”和“构成体”之间的关系;

(4) 认为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活动,语言和言语之间是工具和工具的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聂志平,2004)

在语言学界的论著中,普遍将言语看作是对语言的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行为(即索绪尔的言语行为概念)和所产生的话语两部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中也指出,“言语”一词即可用作名词,表示谈吐、说的话,例如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中:“古人曾有篇言语,单道着玄德、关、张三战吕布”;也可以用作动词,表示说话、告诉,例如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中:“宝兄弟明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儿,也不传人跟着,就出去。”由此可见,言语有时指言语行为或言语活动,有时指话语或言语作品,这可能会导致学者们对术语、概念的混淆,忽略言语和话语的差异,也违反了科学术语单义性的原则。随着人们对知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术语准确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产生了语言、言语和话语三分的观点。1994 年范晓教授在《汉语学习》上发表文章《语言、言语和话语》,明确提出了语言、言语和话语这三个概念,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岑运强教授就曾先后发表四篇论文,依据索绪尔语言理论对范晓的观点进行驳斥。

范晓教授认为,语言是言语交际的工具,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构成,它具有社会性、全民性,不是某个天才人物创造的,而是全社会人员共同创造的。他同时认为个人的、个别的语言是存在的,但它们不是与全民语言完全不相干的一种语言。他认为,言语可以分为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两类,

书面言语是在口头言语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言语作为一种行为活动必须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功能正常的言语器官、必须懂得某种语言，如英语、汉语、俄语等其他族语，在此基础上书面言语还需要掌握文字，最后是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因为言语的本质就是表达和交际，所以鹦鹉学舌并不属于言语。范晓教授认为，言语既然是一种行为活动，就会有一定的成果或产物，这种成果和产物就是人们说出来的话或写出的文章，这在原来的语言学论著中常被通称为“言语”或“言语作品”，而在他看来，这些成果和产物被称作“话语”更为合适，因为它是一个双音节的词汇，能和语言及言语并列，同时也符合术语单义性的原则。范晓教授同时认为，话语是言语活动的成果，它是客观存在的，有三种储存形式，他可以储存在人们的头脑里，可以用文字加以记载，还可以记录在唱片或磁带等媒介上。（范晓，1994）

虽然范晓教授的观点在当时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语言、言语和话语三分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三分法使得术语的界定更为准确，语言学学科的分类更为细致，研究对象更为明确，这有利于语言科学的发展。因此，后来随着对语言科学研究的深入，持语言、言语及话语三分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2002年在武汉的“语言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部分学者谈及了这三个概念的界定。

语言的概念是比较清楚的，这里我们无须赘言。传统语言学界把言语看作是对语言的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行为和所产生的言语作品（即三分法中的话语）两部分。因此我们只要界定好“话语”这一概念，把它从传统的“言语”概念中抽出来，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言语了。

“话语”一词作为一个术语，已被广泛应用到各学科中，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词汇，但是话语的定义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似乎给话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很难的。《辞海》中话语的定义是：指运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现代语言学中的篇章语言学和语篇分析（也称话语分析）等学科，主要研究从对话片断到完整的长篇小说的超句语言结构。而《现代汉语大词典》则认为“话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说的话，即言语；二是和《辞海》的定义一样，指语言学术语，即指选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在这里

我们从术语的单义性角度考虑,更倾向于《辞海》中给出的定义,但是《辞海》中所给的定义也已经不能反映语言学发展的现状,它模糊了语言和话语的区别。

俄罗斯的学者们对话语(дискур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从结构的角度出发,将话语视为超越句子的语言单位,他认为“话语可以理解为在意义上相关联的两个或几个句子”(Звегинцев, 1976: 170) Ю. С. Степанов 则将话语视为语篇的总和,认为话语中有特殊的语法、词汇及语义,是一个特殊的世界。(Степанов, 1995)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认为“话语是融入现实生活中的言语”。(Арутюнова, 1990: 137) Дейк 将话语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了,认为话语是与语言外因素相关的言语过程。从广义上讲,话语是语言形式、意义和行为的复杂统一体,最好借助交际事件和交际行为来概括其特征。说话人和听话人,他们的个性和社会特征,社会情景的其他方面也都归入此事件。(Дейк, 1989: 121 ~ 122) С. И. Виноградов 将话语从语用学的角度定义为“完成的交际事件,是借助词语、语篇或其他符号组合,在一定的交际情景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中完成的交际双方的相互作用”。(Виноградов, 1996: 139) “Т. Виноград 和 А. А. Кибрик 等人从认知角度将话语理解为语篇片段,并从它的接受和理解角度将其视为活动片断,它实现交际双方的意识结构,反映出双方的知识、经验、预设和观念模式。话语,这是接连不断的言语,是不断发展的语言,反映不同的时代、交际人的个人和社会以及交际情景特征。”(转引自徐洪征, 2010)

笔者基本同意范晓教授的观点,认为话语就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活动的产物,是语言科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对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分析人们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以及所说的话所带来的后果。以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的学科有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及翻译学等。

而当前使用最多的“话语权”这一概念,目前也没有统一而准确的解释。一般认为“话语权”中的话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说的话,如公共讨论、演讲、言谈、辩论、批评等;二是指一种表达利益、意见、建议与需求的行为,如投票、选举、游行、示威、参与、诉讼、结社等。由此可见,所